

天下 烈劍

黃易

劍幻系列

上

東方出版社



第一章 千里赴约

“黑风楼”中。

是晨曦时分，这座名撼江湖的巨宅大院，一片死寂！

一声轻微的钟声，划破了死寂的长空，紧接着从宅院之中，走出了数十个黑衣人，向当中的巨楼走了进去……

于是，这“黑风楼”在刹那间，好像骤然热闹而紧张起来。

“黑风楼”的大殿之中，站立了数十个黑衣人，殿上，肃然地站立着一个白发老人，殿下中央，肃立着一个黑衣少女。

看去，她约摸十八九岁，长得花容绝代，只是在眉宇之中，呈现出一股忧郁与怆然之情。

顿饭时间，气氛在沉寂之中消失，这时，那殿上的白发夫人才开口：“本楼弟子听着！”

——在殿下之人，依旧像泥塑木人一般地站立着，只是炯炯的目光，全神地注视着那白发老人！

那白发老人目光一扫之后，又沉声道：“本楼自‘黑风楼’楼主创派迄今，将近二十年历史，不幸本楼主在三年前携宝失踪后，使本楼面临灭亡边缘！

“‘红玉派令’为当今江湖六大门派少林、昆仑、峨嵋、武当、本楼及天煞教共签之信符，数十年前，武林面临一场血劫，‘魔女教’教主血洗武林，中原各派为联合对付‘魔女教’共签了这一道各派共敬的红玉派令，凭此令能左右于六大门派。

“当时由六大门派选出一人发施号令，本楼楼主‘黑风剑客’技压群雄，而掌此令。

“‘魔女教’灭后，各派共议，每十年印证一次武学——也就是选出一位武林盟主，第一届由本楼楼主再取得护红玉令派之荣誉。

“不幸，三年前，本楼‘黑风剑客’神秘失踪了——而且连同那红玉派令一起失踪！

“六派论剑较技后天在‘天煞谷’举行，如果其余五派知道红玉令也失踪，必然会大兴问罪之师，到时候，本楼可能难逃公议，而招致可怕的后果……”

白发老人说到这里，在激动之中，充满了忧戚之色，他缓和了一下情绪，目光一扫殿下诸人，又徐徐道：“现在，其余五派，还不知道这红玉派令连同本楼楼主失踪之事，本楼自不能公布这一件事。为今之计，只好派人与会，希望这武林盟主再由本楼连任，否则事机必然败露……”

白发老人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似是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轻叹之后，他沉声道：“董一成职掌执法，不得不向各位宣布这一件事，这盟主之会，本楼势必参加，而由楼主千

金邹蓉参与……”

殿中之人，起了一阵骚动，目光全部迫视在黑衣少女的脸上，黑衣少女的粉靥上，依旧一无表情！

白发老人董一成沉声道：“邹少主！”

黑衣少女恭应一声，缓步上前，肃然道：“邹蓉恭候长老令谕！”

“刚才我已经把利害关系说了，相信你已经明白，盟主之会，对本楼关系甚大，所以，你只有两条路可走，这两条路你知道吗？”

“邹蓉知道，第一，取得盟主之位，第二，以死谢罪！”

“不错，假如五派问你红衣派令下落呢？”

“这个长老放心，邹蓉会编造一个故事！”

白发老人沉重地点了点头，怆然道：“这就好……这就好，以你剑法而论，或许有一点希望争得这盟主之位，万一……”

“长老请不必关心晚辈生命……”

在场诸人，包括邹蓉本人在内，均知这一去，她不可能再回来，而邹蓉的剑法，只不过是她父亲的十分之六七！

其余五大派在这十年当中，必然是励精图治、挟其精锐武功欲夺这盟主之位而甘心！

董一成的脸色，十分沉重，他从怀中摸出了一柄五寸长的短剑，沉声道：“接令剑！”

邹蓉全身一抖，悚然色变，她缓缓走了上去，恭声道：“弟子恭接令剑！”

邹蓉接过令箭之后，董一成道：“邹少主，当你无法完成任务时，这……”

“这令箭就是结束我生命的利刃！”

邹蓉沉声地应着，她的口吻，十分坚决，听得令人心头一寒。

董一成沉重地颌了一颌首，道：“这就好！”他目光一扫，低喝道，“备马！”

大殿之前，闪出了一个黑衣老人，恭声道：“回禀长老，马车已经备妥！”

董一成又点了点头，他的目光，落在了邹蓉的脸上，似乎是在问她的意见是不是即刻起程？

邹蓉道：“即刻起程！”

邹蓉话落，把那柄短剑纳入怀中。然后，向门外走了出去。

董一成也紧跟着下了殿阶，向邹蓉道：“蓉儿，你一切小心了！”

“董伯伯，我会的！”

短短的话声过后，他们又沉默下来，其余门人，带着一份沉重的心情，随后移步走了出去！

※ ※ ※

“黑风楼”前——

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但马车两侧，站立了将近百名的门人，他们肃然地站立着。

邹蓉走出大门之后，眸子一转，她突然怔住了。董一

成亦为之一愕，他的目光随着望去，亦不由愣了一愣！

赶马车的，竟是一个黑衣少年！

这黑衣少年约二十岁左右，长得十分俊伟，而他的眼光，炯炯有神，冷漠地坐在上面。

“黑风楼”的门人全发觉不对了！

——不对的是赶马车的并不是这少年人，而是一位老人，这少年人的面孔，却是始终没有见过的！

这突然发生的事，使“黑风楼”的门人，均感到微微震惊，似是这件意外的事，来得太过突然了！

董一成突然移步上前，问道：“你是谁？”

黑衣少年的目光，徐徐落在了董一成的脸上，笑了笑，道：“我嘛，我叫海龙！”

“海龙？……你是海老五的什么人？”

“侄子！”

董一成又愕了一愕，海老五是赶马车的人，此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侄子，现在怎么突然蹦出了这么一个黑衣少年来！

那么海老五呢？他既未请假，也没有禀明这件事，如何能擅自将驾车之责，交给这么一个黑衣少年海龙？

董一成想到这里，脸色不由一变，喝道：“传海老五到此！”

黑衣少年冷冷地道：“他不会动了！”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均为之脱口而叫！

“病了，昨晚病的，刚好我来看他，假如不是他托我赶

这一趟马车，我才不愿干这下三流的事呢！”

一句话说得十分平淡，但在平淡之中，却充满了慑人的语调，董一成不由皱了一皱眉头，黑衣少年不由又道：“不信，你可以派人去问我叔叔好了。”

董一成点了点头，当即派人去查，门人回报，果然赶马车的海老五突然生病，叫他侄子海龙代赶马车！

黑衣少年笑了笑，道：“现在你们是不是放心了？”

邹蓉淡淡笑了笑，道：“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走吧！”

话落，她向马车之内走了进去，董一成心头猛然震动了数下，一股不祥的预兆，涌在了他的心头。

他缓缓地走到了车前，道：“你知道路程？”

“去哪里？”

“天煞谷！”

“知道，此去向北，经开封，东行便至‘天煞谷’是不是？”

董一成颌了一颌首，道：“那么，你们可以起程了。”

黑衣少年海龙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轻轻扬起了马鞭，啪的一声，烈马仰天一啸，飞奔而去，刹那间，已消失不见。

※ ※ ※

马车，在官道上，飞驰而行！

邹蓉坐在马车之内，她木然地坐着……她的脸色一无表情，她预感得到，自己正走向了死亡！

倏然——

在车声辘辘之中，渗杂着一缕幽怨而动人的口哨之声……那口哨之声传来，使邹蓉脸色为之猝变！

那口哨所奏的，是一支曲子——一支悲伤的曲子，邹蓉静静地听着……突然之间，她的眼眶里滚下了两行泪水。

她突然大喝一声：“停车！”挟着喝话声中，她一个掠身，已向马车之外射了出去。

她的动作是突然的，她的喝话是可怖的，就在邹蓉射身而出之际，海龙一紧马缰，疾飞的烈马，仰天一阵狂嘶，突然停了下来。

海龙回首望去，但见邹蓉站立在马车背后三丈之处，放目四顾，似是在寻找什么似的！

四野一片死寂。

——那神秘的口哨之声，再也没有传来，邹蓉的眸子徐徐落在了海龙的脸上，问道：“你听到没有？”

“听到什么？”

“那口哨之声！”

海龙怔了一怔，随即淡淡一笑，点了点头，道：“听到了，很哀伤的曲子！”

邹蓉的粉腮上，涌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哀伤之情，喃喃地道：“那是他呀……”

“谁？”

邹蓉望着海龙，启齿又止，她似想将那口哨曲子的事说出来，但，她没有勇气告诉这个陌生的男人！

她怦然一笑，道：“没有什么！”

海龙突然道：“邹姑娘，我可以请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你不是要到‘天煞谷’去印证武学、争夺盟主之位吗？”

“不错。”

“据我所知，各派除了一派掌门之外，还有门人参与，为何你只一人参加？”

“这是有原因的——同时，并不需要太多人，因为我一个人足够了，反正动手较技的只有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劳师动众。”

海龙笑了笑，他的笑容，有些忧郁的。他一敛笑容，道：“那么，你请上车，我们到开封过夜吧。”

邹蓉突道：“由我来赶车，你坐里面。”

“为什么？”

“不为什么。”

“邹姑娘，你身为一楼少主，怎么可以赶车子？”

“我说由我来赶车子就由我来赶车子。”

“也好！”

海龙应了一句，他一个飘身，下了马车，其身法也是快速奥妙无比，邹蓉不由暗暗吃了一惊！

这时，海龙正向车内走了进去！

邹蓉愿意自己赶马车，自然是因为原先那口哨的曲子所致，她希望能看到那吹口哨的是不是他！

他是谁？是她的情人吗？

是的，是她的情人。

四年前，他离她而去，唯一留给她的，是刚才那一首悲伤的曲子！

她忘不了——忘不了他走时的情形，以及分别时爱的叮嘱。可是，他为什么会走？截止目前，还是一个谜！

刚才，她突然听到那口哨之声，怎不令她激动？

马车又绝尘而去！

蓦然——

那悲伤的口哨之声，再度传来，这一次邹蓉更听得清楚，邹蓉忙把马车停了下来，口哨之声，再度停止。

邹蓉目光一扫，四野一个人影也没有，她突然似有所悟，暗道：“难道吹那‘离情曲’的，会是海龙？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呀！”

想到这里，邹蓉粉靥为之一变，她掠身下马，向车门走去，探首一望，但见海龙已站在门口，愕然地望着她。

邹蓉突然感到心头一寒！

海龙淡淡一笑，道：“又是那口哨之声？”

“不错……”

“你跟这口哨有什么关系？”

邹蓉脸上突地一变，喝道：“那口哨是不是你吹的？”

“我？”

“不错，除了你之外，这里没有第二个人！”

“我像吗？像你说的他？”

这一句话问得邹蓉为之一怔，是的，他不像，他自然更不可能是他，那么，他自然不会吹奏那“离情曲”了。

然而，她希望知道他的下落，或许，海龙会知道。

邹蓉道：“是的，你不像他，但你可能见过他。”

“他？谁？”

“我要问你原先那口哨是不是你吹的？”

“不是！”

“真的不是？”

“不错！”海龙笑了笑，突然问道，“邹姑娘，我可以再请问你一件事吗？”

“但说无妨！”

“你父亲失踪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叔叔告诉我的，你说是不是？”

“不错！”

“怎么会失踪的？”

“我不知道。”

“连同那面‘红玉派令’一起失踪？”

邹蓉闻言，脸色为之一变，因为这一件事除了数十个高级门人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海龙何以会清楚？

她颤声问道：“你怎么会知道？”

“这是一件江湖人物预料中的事！”

“你……说什么？”

“我说江湖各派已知你父亲失踪了，这红玉派令必然

也跟着一起失踪。”

“你……说其余五派已经清楚?”

“不错。”

这一句话说得邹蓉粉腮大变，她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想不到这一件事江湖其余五派已经知道！

——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时之间，不由把个邹蓉骇得怔立当场，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她感到这事太可怕了。

海龙淡淡一笑，道：“你知道这后果?”

“知——道——”她的声音，依旧在骇栗着！

海龙道：“那么，我们回程吧！”

邹蓉一愕，道：“回去?”

“是的，不去参加这次盟主之会！”

邹蓉脸色一变，道：“你说什么?”

“我说不去参加这个盟主之会。”

“你这是在开玩笑?”

“不，是真的，你必须找到你父亲，然后携派令参加，否则，你只有横尸‘天煞谷’！”

“你认为能找到我父亲?”

“只要时间，我相信能找到他！”

邹蓉冷冷一笑，又道：“你认为如此，本楼会安然无事吗?”

海龙皱了一皱眉头，邹蓉冷冷一笑，道：“我邹蓉纵是横尸‘天煞谷’，也不能连累本门数百条人命，你懂吗？赶

车吧！”

“你不赶了？”

邹蓉望了海龙一眼，徐徐问道：“你真叫海龙？”

“或许是，或许不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邹蓉感到这黑衣少年太过神秘了，她摸不透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另有企图？

邹蓉道：“这是什么地方？”

“快到朱仙镇了！”

“过去是‘无名林’？”

“不错！”

“绕路！”

“为什么？”

“不必问这是为什么，我说绕路就绕路！”

“我不呢？”

邹蓉突然发觉海龙的表情不对，她脸色一变，冷冷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无关重要。”

“你是有意驾我车子了？”

“可能！”

海龙的转变，出乎了邹蓉的意料之外，她冷冷一笑，道：“你有什么企图？”

“企图？邹姑娘，你错了，我只是保护你……”

“你不配！”

海龙淡淡一笑，道：“你不敢从‘无名林’经过，怕‘无名

剑庄’的人？邹姑娘，你别忘了你是一楼之主，假如江湖朋友知道你绕路而行，‘黑风楼’岂不栽了？”

“你懂什么？”

“我有什么不懂？”

“‘无名剑庄’崛起江湖，虽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据说庄内高手虽然不多，但每一个人均是剑上名家，你知道东剑徐子材？”

“略有所闻！”

“东剑的剑法据说并不在我父亲之下，数年前，他因过路不解剑，而被红、蓝、白中的‘白衣剑客’在五剑之下断手……”

“这又有什么？”

“除那神秘的‘无名剑客’江湖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之外，在江湖出面的，只有红、蓝、白三剑，而白衣剑客的剑法，却是这三人中最弱的一个……”

海龙冷冷一笑，道：“你既有胆子到‘天煞谷’送死，难道没有胆子经过无名林？再说，你没有门人护送，自然不怕死，假如你一死，事情也就好办了！”

“什么事情好办了？”

“因为贵楼便有了藉口，说那一面武林共尊的派令是在你的身上，而在死后失踪，其余五派就无法找‘黑风楼’的麻烦了，人死无法对质呀……”

邹蓉厉声喝道：“你……是谁？”

海龙淡淡一笑，道：“邹姑娘，你这句话已经问过两次

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有必要吗？”

“不错。”

“我不说呢？”……

邹蓉的脸上，突现杀机，她缓缓向海龙走了过来，冷冷地道：“我会叫你说！”

海龙依旧道：“邹姑娘，你现在最好别意气用事，我的真正身份是谁，你就会知道，你就是想动手，也不一定占得了便宜。再说，我并没有对你不利之举，你又何必斤斤计较我是谁？是不是？”

海龙这一番话说得邹蓉无言以对，不错，对方并没有做出对自己不利之举，自己又何必意气用事？

但黑衣少年的身份依旧带着一份恐怖的色彩！

她冷冷一笑，道：“也好，暂时我们就和平相处，我还是说绕路过‘无名林’！”

“邹姑娘，我敢陪你，难道你还在乎送死？上车吧，别忘了你的身份，不要把剑解下来！”

邹蓉望着黑衣少年那冷漠的表情，不由悚然打了一个冷战，当下也不答话，向马车之内走了进去。

海龙已赶着马车，向前飞驰而去，自然，邹蓉与海龙之间，两人均带着一份不同的心情，这心情是十分微妙的。

※ ※ ※

这时，马车已到了一片黑苍林之前，但见路旁竖立一

个牌子，上面写着：“无名剑庄——武林朋友解剑过路”。

海龙冷冷一笑，道：“好大的口气！”

他在冷语之下，突然从腰际解下了一柄软剑，这软剑像长鞭一般地系在了他的腰际，使人根本不容易看出来。

黑衣少年把软剑取出之后，又探手入内，摸出了一尺来长的剑鞘，他一抖手，一尺长的剑鞘突爆长二节，变成了一支三尺来长的剑鞘。

黑衣少年把软剑唰的一声，归剑入鞘，缓缓把剑插在背上。

他这一举动，分明是在向“无名剑庄”示威——也似故意向无名剑庄挑战。

他究竟是谁？

这时，马车已向“无名林”之内飞射而入！

倏地——

一声冷喝之声，破空传来：“停下！”

海龙闻声，把飞驰的马车，停了下来，放目一瞧，但见面前，已横立了三个背剑的黑衣老人。

海龙脸色一变，冷冷地道：“干什么？”

当首的一个黑衣老人上下打量了海龙一眼，晒然一笑，道：“阁下是谁？”

“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无名剑庄！”

“既是无名，还提它干什么？”

黄衣老人脸色一变，道：“阁下看到路旁竖立的牌子没有？”

“没有注意！”

“那么！我再告诉你，经过‘无名剑庄’，必须解剑而过？”

“为什么？”

“因为‘无名剑庄’的剑法天下无双！”

“不见得。”

“什么？你小子找死？”

海龙笑了一笑，他的笑容有些傲蔑的意味。他一敛笑容，道：“我当然还想活几年！”

“那么解剑！”

“这办不到的！”

黄衣老人脸色一变，呛的一声，已把长剑拔了起来，目光注视着海龙，冷冷喝道：“你再说一个不字，我就叫你横尸当场。”

“未必吧！”

“那就试试看！”

黄衣老人一语甫落，人似闪电一般，已掠身射起，向海龙射了过去。

就在黄衣老人掠身之际，一声沉喝之声突然传来：“住手！”

这一声沉喝，带着无比的冷削之意。黄衣老人不由把